

第四章 過渡時期

1945.9 - 1949.10



在這劇烈變化的時代中，我萬萬沒有想到，主竟然要我辭去傳道工作，而去當一個教師……。果真，許多人都說「吳某某變節了！」

一、在母校教了一年的小學（1945.9-1946.8）

1. 一般情況

在浙西的農村小學教了半年書，1946年初的寒假，我決定返回母親那裡。三年多來，這是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資請裁縫做了一身新衣，我便回到了從小長大的地方——松江。

那年寒假，慕衛母校也正準備復校；老校長（女，主內長者）見我回來，很高興，就聘我作五、六年級的教師（兼五乙班主任）。因為是教會學校，教師大多是基督徒，所以每天早晨住校教師會自發地在一起讀經禱告、互相勉勵。學校每週有禮拜，五、六年級還各有一門聖經課，由班主任兼教。禮拜時，我會教學生們唱福音短歌，也把從短歌中引出的福音真理講給他們聽。聖經課時，我不用死讀聖經的辦法，而是從創世記開始，用講故事的方式，把聖經中重要的真理貫穿在生動的故事裡，最後也領他們禱告。學生都非常喜歡聽，興趣很大。但到底他們還只是少年、兒童，真正信的只一兩個，主要是把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心中，到時候神自己會使這些種子發芽生長。每週末（星期六）有表演節目，由各班輪流負責表演，我就自編了一些福音話劇；感謝主，其中有些劇比較成功。當然，在整個教學工作中，語文、數學、英文、自然、史地各科的教學，在時間、分量上，還是主要

的。校長、同事間的關係，總的說，是很不錯的。

在此期間，母親上衛理公會的「栽培傳道部」給我報了名，我也應負責的俞老牧師的要求，簡略地寫了一篇我蒙恩、奉獻、受主呼召的見證。他看了很高興，打算把我保送到南京的金陵神學院（這是全中國最大、最著名的神學院）接受栽培，各方面的費用都由衛理公會提供；當然，畢業後也得在衛理公會的組織範圍內工作。我不是很清楚主的旨意如何，但也沒有拒絕，就看主怎樣帶領。當然，如果要進神學院的話，在母校的這半年教師工作也就必須結束了。

2. 三次特殊的對付

在慕衛母校教學的這半年期間，在屬靈方面，主對我有一個特殊的對付功課。原先，我也不想提這件事，因為很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幾十年以後的今天，我再回顧這件事，覺得主讓我學這個功課對我以後的道路和爭戰是很重要的。所以決定還是在這裡說一說，或者對一些肢體有好處。

主耶穌曾明確說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裡。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太五29-30）主說的這些話很重，決不是空話。而且主的意思是說，讓人跌倒的這一個眼、這一隻手、這一條腿，不

是由神來代剷、代砍，而是要我們自己剷、自己砍。

有一次（1946年上半年），教會裡來一批美國的救濟物資和舊衣物（一般還都相當新），我也分到一件美國女兵的軍綠色羊毛裙子，就請裁縫改成合身的短外褲。不知怎的，我心中特別喜歡這條毛褲，愛不釋手；無形之中，它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叫我跌倒，不知不覺地損害了我愛神的心。正此時，聖靈就用這段經文提醒我、責備我：這個東西既然能吸引我、絆倒我，損害我愛主的心，就當把它當作眼睛剷出來、扔掉，當作手腳砍下來、扔掉。哎呀！這麼好的毛褲怎麼能剷掉、砍掉、扔掉、燒掉呢？與主講理、向主解釋，但主的話不打折扣。那天，約有兩三個小時，來回掙扎。幾次快到廚房，又退回去；退回一段又停步，再去廚房，又退回……。主的話是裝個樣子的嗎？不能實行的嗎？當然不是。但剷掉、扔掉，真難哪！最後順服了，拿著它到廚房灶間（南方是燒稻草），點了一個草結塞進灶門，毛褲放在火上，著火後火非常旺。這下，心靈平安了。「主啊，我愛你，比愛這些更深！」

還有一次是在期終考時，不但各科要考，聖經課也要考。我精心擬了些考題，主要是選擇題和是非題，最後是一個問答題。通過這些考題，我把聖經的重要真理貫穿並顯明了出來，自己非常滿意、很欣

賞。刻了蠟紙，再油印出來。正在得意和自負之中，聖靈又責備了：「把它剷掉、砍掉、撕掉」。這下更難了，因為這麼做，不但影響自己，還影響到全班學生和學校的考試制度。又來回不斷掙扎呀！最後順服了，撕掉！學生考試時，白等了一堂課，沒有考卷。對這事，校長當然很不高興，說我是給魔鬼做了工。我不反駁，校長並沒有錯，但我心中向主說：「若是你要我這麼做，我就甘願受此責備。」

不久，六年級兩個班級的學生拿了文憑、行了畢業禮，禮後師生一起照相。照得很好，相片很大，相館又在照片後面配上了十分好看的襯底，真漂亮！只是價格也很可觀，我因經濟臨時有點緊，沒有捨得買。但校長知道了，竟代我出錢買了一張送給我，作為記念。我高興呀，感謝校長呀，愛不釋手呀，這麼美好又可貴的一個紀念品！立即，主的這段話又來了、聖靈又責備了，砍下、剷掉。但這是校長對我多麼大的愛心、多麼看得起我才給的呀，怎麼能撕？怎麼對得起校長呢？主卻沒有放過我，最後還是撕了。「主啊，我愛你，比愛這些更深！」當然校長得知後，很不高興，而且還很傷心，但她除了說我是「魔鬼做工」外，沒有再說什麼。我很痛苦，但我沒有後悔。

魔鬼真的也趁機來做工。1946年8月，上海（江灣區）的中華神學院（原是南京的金陵女子神學院，後因

信仰上的衝突，由院長畢路得〔美國人〕為首的一群師生毅然與金陵分裂，遷至上海，再逐步建立起信仰純正的男女神學院。畢教士也是我母親讀神學時的老師）準備九月復校。復校前，先為全國校友舉辦一次為期兩星期的「傳道人退修會」，母親是校友，也去參加。我因不想參加衛理公會舉辦的青年活動「夏令營」，就和母親一起去參加傳道人退修會。我們乘火車去上海江灣，那時，火車擠的不得了，我狠命地先把母親推進車內，自己已無法再擠進去，就站在門口的階梯，兩隻手拉著車門的扶手，面向外。車到半路時，心中突然有個聲音：「跳下去！」我很恐慌、猶疑，要聽還是不聽呢？只要我兩手一鬆，就會立即掉下去。這聲音有點像前三次聖靈的聲音，但又似乎不像。實際上，這真是魔鬼的聲音。我終究蒙主保守，沒有聽從它，手沒有放鬆、沒有往下跳。

打從那次蒙主保守，至今五十多年，一直再沒有類似的魔鬼試探；而且，類似前三次聖靈的對付也沒有了。我寶貴這三次聖靈的對付工作，一方面使我遵守了主的話，把那些吸引我、絆倒我的事物，親手剷了、砍了、扔了；另一方面，我愛主的心也因此更深切了，若需要為主捨棄什麼時，也更捨得掉了。在這三次對付中，物質上的損失、人際關係上的損失，現在總的看來，實在算不得什麼，微乎其微。但為了主，任何該捨棄的事物、該損失的事物，都能毫不猶

豫、毫無反悔、甘心樂意地捨棄掉；真是把萬物都當作糞土，唯獨以有主、聽主、得主為至寶。聽主話的人，沒有一個會吃虧的。有時似乎是太傻、太不理智，好像是吃了大虧，卻是非常值得的，因為所得到的是無價之寶——主自己。

二、上神學院、守真堂實習傳道(1946.9-1949.5)

1. 棄「金陵」入「中華」

在中華神學院為全國各地校友所舉辦的第一屆傳道人退修會中，主實在是動了大工（主講者是神所重用的僕人楊紹唐牧師）。中華神學院的前身，原是金陵女子神學院，但因真道的緣故，與所謂「新神學派」（或稱「現代派」）在信仰上大為衝突。畢路得院長等人（幾乎是全體師生）毅然離開神學院，遷到上海，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再重新辦校。他們雖然沒有很多公會教會的經濟支持，但他們有神的同在，信仰純正、傳神的真道。而南京金陵神學院，很早就被「新神學派」所佔領，雖居於學院和大公會的領導統治地位，但在屬靈生命上相當可憐。他們或許在知識學問上很豐富、廣博，但在真理和生命上卻相當貧乏。參加退修會之前，我雖也略知這些情況，但並不十分清楚。

在這兩個星期的傳道人退修會裡，我心靈深感主真道的亮光和能力，屬靈氣氛的濃厚和諧，屬天追求

的心志也更強烈了。這才體會到中華神學院實在是個好神學院，於是我決定拒絕衛理公會栽培傳道部保送我進金陵神學院的支持和供給。當然，我這個決定，衛理公會栽培傳道部的俞老牧師很快也知道了，他大發烈怒：「你把進神學院當作兒戲？」（其實，我正是把上神學院當作兒戲，才棄「金陵」、入「中華」）。父親、姐夫（已是衛理公會的教區長）都來信勸我，催我趕緊去金陵。但我心志已定，怎麼說也不肯去金陵了，立即在中華神學院報了名。學校答應我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來解決經費問題，所以我就一面讀神學，一面在神學院的函授科裡工作。

2. 當牧師、作傳道

入學前，也有一件小事需要在此提一提，就是將來畢業後，是否肯定當牧師、肯定作傳道人的志願問題。神學院的報名單裡，要填一份很詳細的個人資料；內中有一項，我遲疑了半天，最後還是沒有填寫：「你是否立志、肯定要當牧師、作傳道？」我之所以遲疑半天未填寫的原因是：我已完全奉獻給主、一生為主活，主也明確呼召我撇下一切、一生背十字架跟主走。至於是不是當牧師、作傳道，主的呼召裡可沒有提到這事。當然，主若要我當個牧師、作個傳道人的話，我是絕對願意的。可是主既沒有指明，我就不敢填。後來，教務長何守瑛老師很快地找到我，問

我：「爲什麼你這項沒有填？我們學校非常重視這一點。你若不作牧師、不當傳道人，你想作什麼呢？」我想想，何老師的話也對，我若將來不當牧師、不作傳道人，那要做什麼？牧師、傳道人，那肯定得當的，我也不是不願意當，願意啊！我在此提到這件小事，是與以後主第二次阻擋我作傳道人一事有關。

3. 分配守真堂實習

中華神學院的學制是把四年的課程擠在三年中學完，所以一年到頭很少放假。感謝神，給我有讀此神學院的機會，在聖經真理上有了更全面、更系統的認識（也在希臘文的學習上打了初步的根基），對全國各教會的景況也有了個初步的了解，屬靈生命上的操練也更進了一步。中華神學院有個規矩：沒有正式傳過道的學生，不能一直學到畢業，在畢業之前要先出去實習傳道一段時間，然後再回校完成學習課程，之後才能正式畢業。我從1946年9月起，一直到1949年初，已經學習了兩年半，差幾個月就要畢業，學校也爲我考慮出外實習傳道的事。

不久，畢院長就召我去談話，告訴我有兩個需要傳道人的工場。其一是上海四川北路的守真堂，與我同班的姜蒙光弟兄已經在那裡負責教會（因他是大學畢業後再入神學的，所以比我早畢業半年）；他主持守真堂的教會工作後，覺得需要再有一位同工，所以

向神學院申請。其二是我的家鄉浙江東陽縣教會。院長與我約好，一起爲此禱告，看神的旨意是要我去哪處，三天後再見面作出決定。這三天，我就專爲此事禱告。我心裡想，上海教會的條件要比東陽好太多，但我現在缺少的不是屬靈的知識，而是信心的實際經歷和爲主受苦、受窮、受患難的經歷；顯然，應該去東陽，才能在信心等實際功課上有所鍛鍊。何況東陽是我的家鄉，我欠東陽福音的債，應該去還債的。所以，兩天多的禱告都一直傾向於求主領我去東陽吃苦、還債。然而，主不說話。直到最後，主才光照我：「吃苦不吃苦，是我安排的，需要什麼，我就安排什麼；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願，乃是按照我的心願。」主就讓我明白，要我去守真堂。三天到了，我把求問神的情況都告訴院長；院長禱告的結果，也是要我去守真堂。所以我就立即收拾行李，去了守真堂。還有另一位年長的同学姊妹也去，三個人就一起同工，也比較同心。

守真堂原屬「宣道會」，早先是美國宣教士伍約翰來此建造禮拜堂（守真堂），同時也建造了與教會相連在一起的教會學校（守真中小學）。教會和學校在那一帶的聲譽一向是不錯的。後來，是伍約翰兩位愛主的女兒伍恩蘭和伍恩芝接替了她們父親的工作。主曾重用過的趙世光牧師，就是在這裡得到栽培和成長的。但在抗戰時期，兩位宣教士都回國去了，守真堂教會

和學校就由中國牧師和校長繼續負責。後來，原先負責守真堂的牧師調去武漢，剛神學畢業的姜弟兄就來負責這間教會。

我們三個人非常同心，不願意光按著公會的老制度、老傳統做，常常一起尋求主的心意，願意按著聖經的原則來做。有一次，我看這所教會學校每天早晚全校列隊升降國旗（青天白日旗）並敬禮，所以我就在每週全校師生禮拜的講道中，提到了升降國旗、向國旗敬禮是「拜偶像」的事。校長（也是教會中的執事、年長姊妹）聽了很不高興，認爲我這麼講道，是在干涉學校的行政。她就與姜弟兄商量，以後再也不讓我在學校的禮拜中講道了。主也的確沒有給我講道和查經的恩賜。

每週三晚上，教會同時有兩個聚會，一個是我負責的「初信造就」，一個是姜弟兄負責的「查經」。絕大多數弟兄姊妹都喜歡參加查經，願意參加初信造就的真是寥寥無幾；兩者形成鮮明對比，相差太大了。我不但沒有講道或查經的恩賜，連治理的恩賜、禱告醫病的恩賜……許多的恩賜我都沒有。但這些事並沒有動搖或削弱我忠心事奉主的心志，我只要靠主恩、盡己力，因爲這是主自己的工作，也是神「用繩量給我的地界」（詩十六6），所以我就好好在神量給我的地界範圍之內來忠心事奉主。

三、神第二次攔阻我作傳道人 (1949.5-9)

1. 特殊的兩週清心禱告

來守真堂實習是1949年2月，當時的時局已經非常緊張了。國民黨軍隊已退守到長江以南，解放軍就在江北。只要解放軍一渡過長江，長江以南就會節節敗退，這是明擺著的事。最後，在五月的時候，上海也解放了。那時，全上海的各里弄、各家戶都作了準備，製造粗木里弄門，買足糧食、鹹魚，準備渡過這段兩軍交接的過渡期。守真堂也為此暫停了兩週聚會，所以我也暫時沒有教會工作。但這時代交替的兩個星期，正是我獨自一人在主面前清心禱告的一個大好機會。

時代和政治形勢變化得這麼快、這麼劇烈！國民黨在全大陸的統治即將結束，共產黨的新政權馬上就要成立。當然這事是出於神，因為廢王、立王，都在神的掌握中。雖然共產黨大講特講「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腦子清醒的人，心中都有數：基督徒（尤其是神的僕人）受逼迫患難，是無法避免的了，那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有不少傳道人已經暗暗改行，以逃避這種患難逼迫。而基督徒因受逼迫「放棄信仰」的可能性，也大大存在著。那麼，我呢？也趁機走這條路嗎？想到聖經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提後四2）我俯伏在主面前，專心求主一

件事：「主啊，求你保守我，至死也要作個傳道人（不管我有沒有傳道的恩賜），決不離開這個傳道人的崗位而改作別的。」我知道自己的軟弱，但深信主會垂聽我的禱告，必保守我的腳步，站好傳道人的崗位。

主果然說話了，但萬萬沒想到，主所說的話竟與我所求的恰恰相反。主用羅馬書十章15節的話啓示我、問我：「誰叫你傳道的？若沒有奉（神的）差遣，怎能傳道呢？」我回答主說：「我已全人奉獻了呀！」主說：「全人奉獻，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做的，但我沒有要求每個基督徒都去作傳道人。」我說：「主啊，你不是在1945年夏天呼召我，要我撇下一切、終身背十字架跟從你嗎？」主說：「撇下一切，一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也是每個基督徒都應該做的，不然的話，就不配作我的門徒。但是，我沒有呼召所有的門徒都去作傳道人。」我就說：「可是我已經讀了神學院了！」主說：「讀過神學院的，不一定能作傳道人；沒有讀過神學院的，也不一定不能作傳道人。」我又說：「主啊，是神學院派（差遣）我來這裡傳道的呀！」主又說：「神學院派你來，不等於我派（差遣）你來。」至此，我啞了口，十分驚奇，反覆思想羅馬書十章15節和主所說的話。的確，一個傳道人的唯一資格和條件，是主的差遣。同時我也回想起，進神學院時我沒有填將來要當牧師、作傳道人的那件事。我

在主面前啞口了，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主又說話了：「我既然還沒有差遣你作傳道人，你現在就去把這個『實習傳道』的工作辭了，然後去找別的工作。時候到了，我會把工作和任務託付給你。」主的話實在是和我原本所求的相反。我求至死還要作傳道人、不幹別的，主卻偏偏要我辭掉傳道工作，還要去幹別的一般職業。我就向主說：「若辭去傳道找別的工作是你的旨意和吩咐，那我沒有二話：執行！」那幾天裡，我就一直禱告、思想這件事，思考主所說的話。

除了這件事以外，主又指示我、引導我另一件事，那就是：離開守真堂，去參加南陽路聚會處（就是「小群」、「地方教會」）聚會，並和他們一起擘餅。我把這兩件事都告訴了姜弟兄和同工陸姊妹，他們既沒有反對也沒有攔阻我，似乎對我這兩件事都很能理解。但也談妥了，在我尚未找到職業和工作之前，仍繼續原先的傳道工作，直到找著工作後就正式離開。

2. 不是貪愛世界，而是換個戰鬥崗位

那幾天我在主面前也十分清楚，主叫我辭去傳道、去找別的工作，決不意味著我可以因此逃避逼迫、逃避患難，也決不是要我退後去愛世界，追求今生的錢財、享受、名譽、地位和屬世的「前途」，完全不是。而是照樣隨時準備撇下一切、背起十字架、走窄路、為主作見證、打好屬靈的仗，只不過是主給我

換了一個戰鬥崗位而已。主是元帥，吩咐我這個小兵離開傳道人的戰鬥崗位，去另一個主安排的戰鬥崗位，繼續走好道路、作好見證、打好仗。為什麼要換崗位？元帥沒說，小兵雖不明白，也要堅決服從、執行，因為元帥不會出錯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確定這一點，我就會退後、當逃兵、背離主、貪愛世界，跟著世人和世界潮流走向死亡的寬路去了。

這兩週中，我有了這麼大的兩個轉變，按人的常理說，我應該回神學院去，把這兩件事都告訴畢院長（因為我原是神學院派來這裡實習的）；更好一些，則是先去徵得她的同意，然後再如此做，這樣才對。我也考慮了這事，可是，一方面，這次是主的旨意叫我這樣做的，並不是我自己定的意；另一方面，我非常肯定，這兩件事，院長一件也不會同意，肯定都是她強烈反對的事。如果她都不同意、強烈反對，那麼，我聽院長的？還是聽主的？所以我只得在這件事上虧負院長，卻不能不聽主、虧負主。所虧負院長的，若有機會，以後再彌補吧。

不久，我這兩件事，全神學院都知道了，他們都說：「吳某某變節了！」我很難過，又沒有辦法，也不能去申辯。人的誤會不可避免，只要主不誤會我，就足夠了。何況主也被人誤會過、冤枉過，主既沒有申辯，為什麼我倒要去申辯、去解釋呢？

3. 主爲我開了門，找到工作

解放了，外面熱鬧極了，經常有各種遊行、扭秧歌、打腰鼓、喊口號、唱解放歌曲。而我既然清楚了主的旨意，要我去找個普通工作，我就先在父神面前決定：「什麼工作我都不挑不揀，主給什麼就做什麼。即使是當個工友，打打鈴、掃掃地、看看門，我也願意。」可是，才剛解放，社會上到處是失業找工作的人，連個工友的缺都難找，哪個單位也不缺人。我就寫信給當時在天津國家工廠裡當工程師的三哥，問他的工廠裡有沒有工人的缺，我可以當個工人。三哥回信說，沒有。正到處找不到工作的時候，神卻爲我開了門路。姜弟兄去年畢業負責守真堂教會時，就立即結了婚。他妻子原先也是大學生物系畢業的，畢業後就在守真中小學教書。她當然願意教生物課，那是她的專長，無奈學校早已有了教生物的男老師，校長就安排她教初中三的幾何和物理。現在，她要請產假生孩子，需要找個代課的人。她就想起了我（我跟姜家很熟悉），問我能不能替她代幾個月課？我雖只是高中畢業，沒有資格教初中三，但數學與物理是我中學時代最拿手的科目，況且代課也不太講究學歷資格，我就答應了她。拿起課本備課，講課去了！

感謝主，主開的路十分順利，同學們很喜歡我的課；校長看在眼裡，對我的印象很好。幾個月後，我的代課工作就要結束，姜師母的產假也滿了，要恢復

工作。我只是代課的，當然得離開把課還給她。但神竟感動了校長，辭掉那位生物男老師，讓姜師母去教她所喜愛的生物課，而初中三的幾何與物理就讓我來教。所以，打寒假開始，我就不算代課，而是正式的中學教師了。主爲我開的門和路，竟是那麼順利；主自己要做的事，我連想都想不到。

從1949年秋代課以後，我就當了八年多的正式中學教師。在守真中學教了近四年的初中數學物理，1953年夏天，守真由政府接辦併入培青中學（原是教會學校「懷恩中學」），專教初中物理兩年。那兩年中由校領導培養，進了市教育局新辦的「中學教師進修學院」（夜校性質）進修物理。1955年夏又調進上海的七所重點中學之一「同濟中學」，開始專教高中物理，並在全市中學之間擔任了一次公開教學。同時，我也進入華東師大物理系的函授科學習，直到1957年夏，我申請調離上海去北方天津爲止。

在物理教學方面，是有一點節節高升、一帆風順的味道了。然而，這些都不是主的目的，這些工作上的順利和通達，不過是暫時的，到了時候，主就會把這一切全部取去、收走。主是要我在這八年教師工作階段作好見證、走好道路、打好仗。主交給我的任務是什麼呢？越來越清楚，主在這個教師階段所交給我的任務是：在這劇烈變化的時代中，站在一個普通教

師的崗位上，作好一個普通基督徒（也就是所謂的「平信徒」）的見證，學習討主的喜悅。爲此，主在這八年中，親自率領我打了幾方面的屬靈爭戰。我是軟弱、卑微、無用的器皿，但祂在我身上卻是有大能的。

翻開「中國教會史」……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雖然經過戰火的蹂躪，百廢待舉，但全國百姓在心理上卻是樂觀、積極的。中國教會也抱著同樣的心情，開始了重建工作。

戰後重建時期（1945~1949）

一、首先，從集中營出來老宣教士們，除了極少數因健康問題而返國外，十之八九都重返昔日工場，並且繼續不斷有生力軍加入，一起為重振神的教會而努力。

二、中國教會的信徒與領袖們因為經歷了苦難的洗禮，生命更加成熟，也更把握時光，竭力宣揚福音，使信主人數激增。據統計，戰前（1936）信徒人數約53萬人，但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前），短短十三年，已暴增為83萬4千人。

三、雖然教會在這段時期有著蓬勃的發展，但為時甚短，因為時局的變化與逆轉，實在令人難測；隨著政權的更迭，神的教會又將面臨另一嚴重考驗……。